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
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1000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編輯者：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單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解放印刷廠
(東西鐘樓胡同十一號)

1—30,000

一九五一年五月北京初版

目 錄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蕭 乾 一
戰鬥中的湖南農民	李俊龍 三
土改觀感	羅大岡 二六
從李煥堯的一生看湖南農民的翻身	蕭 乾 三四
從參觀西北土地改革認識新中國的偉大	朱光潛 五五
檢討靖生富	朱光潛 五三
參加土改工作的心得	吳景超 六〇
我走上了反封建的前綫	劉不同 六五
我在土改裏的收穫	林 庚 七四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曹 乾

一九五一年年初，我有機會參加湖南岳陽縣筻口鄉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我向
上爬，爬了三十幾年，由北京東北城角一間地毯房一直爬到劍橋一座貴族學院，愈爬人
愈空虛，庸俗，愈爬離現實愈遠，愈爬包袱愈重。這番是我第一次有意識地向下爬。這
是我第一次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把鋪蓋搬到一個貧雇農家中，和農民一隻鍋吃飯，
一個床睡覺。農村的冬夜本來就是漫長的，爲了省柴省燈油，不開會時我們約摸七點
便躺下了——同一個靠做零工吃飯的年青農民，一躺就是十二個鐘頭；由他嘴裏，我知
道了刮民黨匪幫是怎樣抽丁，吮血鬼——地主階級是怎樣利上滾利地剝削。他的痛苦的
過去，本身就是一本活歷史。可惜我的行程祇有四十二天，這樣的生活又祇佔十來天，
然而這是我一生最豐富，最生動，最難忘的十來天。在那十來天中，我不止一次感到過
去的三十幾年是白活了。祇有當我真心靠攏人民以後，我才認識到舊中國那個人吃人的
社會的本質，我才看到人民無窮盡的智慧和壯大的力量。看到了那壯大力量，使我對祖
國前途，對世界和平前途，都加強了莫大信心。

以前，我也下過鄉：十四歲上，做爲一個日本改良主義者賀川豐彥的崇拜者，我便去過京東香河，京南采育，教過『平民千字課』，提倡過吃熱水，殺蒼蠅。在舊社會做記者時，我也曾『採訪』過魯西蘇北的水災，看十萬人搶堵黃河，也踏訪過建築滇緬公路的勞苦大眾。爲了減少與農民的距離，我也曾穿過草鞋，脫過眼鏡，然而感情上，我從來沒有同農民如這次這樣親熱過。如今想來，那個距離倒不是因爲我是唸書人，他們是農民，而主要是因爲我的來路不明。我小時下鄉，是爲了『救濟』他們；後來當了記者，表面上是爲他們『伸冤求情』，骨子裏，派我去的老闆是爲了增加報紙銷路，我自己呢，是爲了搜集素材，好在文壇上登龍！

這一回下鄉，事先我也收斂了一下我的知識分子的行套，但是到了農村不久，便發覺那完全是不必需的。做爲土地改革工作隊的一員，我很快就同農民親熱起來。

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早晨，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一個早晨，一個光榮的早晨，但也是使我深深慚愧的一個早晨。那天我們動身回長沙。一村的農民，由民兵領頭，排了隊把我們送出村外；敲鑼打鼓，喊口號，放鞭爆，老老少少還堅持再送出二十里。我會爲他們做了些什麼，配享受那樣隆重的歡送呢？然而農民的胸襟是異常寬闊的。他們區別敵我更多於計較得失。他們歡送我們，主要是因爲我們是穿了幹部制服下來的。在他們看來，那就行了，因爲穿制服的都是毛主席派下來的。

農民的氣魄了不起

善良、純樸、熾熱的農民在土地改革中的表現真了不起！他們的愛與恨，就像晴和雨那樣截然分明。在瑣碎事情上，他們顯得似乎比知識分子遲鈍——他們更不會虛偽的客套；但是在關鍵性的事情上，他們一絲也不苟。他們鬥爭時，堅決到底；修起堤來，太陽落山也不肯歇手。他們也有公私利益的矛盾——也即是眼前的與遠大的利益的矛盾，然而他們處理起那些矛盾來，真是又明朗又乾脆。

董口街上一個叫古海桃的貧農，他上半年幫人種田，下半年靠做挑伕吃飯。從董口到岳陽縣城，六十五里，每百斤賺兩萬元。靠那個，他得養活母親、妻子，和一個正在辦離婚手續的老妹。土地改革期間，正是他應該靠挑貨吃飯的時候，然而他被選上了農協第一組組長，又是鎮上的民兵分隊長。足足一個多月，白天晚上，開這會那會、查夜、鬥爭，眼看着家裏沒的吃，他却不能接生意。這期間，一家靠東借三升，西借半斗地過日子。幹事情他搶在前頭，分田他願意放在後頭。分到一件農具時，他是又感激又好像有些意外。問他欠下的穀子怎麼辦，他爽快地回答說：『毛主席幫我們農民翻身，還有什麼好愁的！』

從思想上澈底發動起來的羣衆的確是政策最好的執行者。這是因為正派農民處處對

事情公平而且認真。地主余子強在關家段被鬥的時候，他的兒子（十一歲）也站在人羣裏，胸前挎了一隻篋籬，裏面放了些香烟糖果。建軍牌的烟在鎮上是二千四百元二十枝，他打包零賣，每枝二百元。一個二流子爲了買香烟和孩子吵起來，罵他：『你這個地主崽，你老子爲了剝削，在這裏被鬥，你還敢在這裏剝削！』孩子哭了。這時，一些農民出來仲裁說：『他是個細娃子，還不能劃他做地主。他賣的貴，你可以不買，這是工商業哩！』

另外一次鬥爭會上，鬥爭的對象是一個地主老婆——女地主。她的丈夫是個白痴。她自己在屋裏另有一個情夫。他們住在樓上，把白痴擺在樓下，處處虐待他。鬥爭以前，農民決定祇鬥掌握財政大權的地主老婆，而不鬥那個白痴。鬥爭時，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在旁一再想挖她『偷漢』的根，就問她『你們誰先找的誰？』一類的話。事後大部分農民提意見了，認爲鬥爭應該集中政治反動和經濟剝削，不應集中到私人感情上去。

這是多麼明快、細膩、冷靜的政策思想！

最動人是翻身大會前，工作隊召集了農協委員們舉行了個批評會。本來是請農民向幹部提意見的，結果，農民在提完意見後，緊接着便一個個自我檢討起來。一個承認在土地改革初期，曾經吃過村中地主（他的族叔）一頓飯，所幸在實際工作中，他還沒袒護過他。另外一個農民說：對不住毛主席，自己是農協委員，評產量時反而討便宜，評

低了五斗！一個個話說得誠懇而且沉痛。

人民的勤務員

農民以外，一路上遇到的省、縣、區、鄉裏的同志們也是我的老師。從他們，我認識到一個幹部對於革命應該忠誠到怎樣地步。從他們，我具體地學習了怎樣做人民的勤務員。

他們——是來自華北的老幹部。許多十五六歲上，爲了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就離鄉背井，打起游擊。在游擊戰爭中鍛鍊、提高，成爲革命的中堅力量。在抗日及自衛戰爭中，他們都會出生入死地堅持過鬥爭，在敵人的砲火下，進行艱鉅的土地改革工作。他們——是湖南本省的老幹部，從一九二七年以來，一直在反動派的堡壘四周，組織着、活動着、廣續着大革命時代燃起的革命火燄，身上裹了百八十本『翻身書』，出入反動派統治下的長沙。

他們——是無數的新幹部，湖南的中小知識分子，其中許多是地主或富農階級出身的。經過革命學校改造後，在本鄉本土，用大義滅親的精神，堅決站在農民方面，進行消滅封建勢力的土地改革工作。他們是受着強烈的考驗，也煥放着強烈的光輝。

他們一個個都是穿了一身藍不藍紫不紫的制服，背上背着揹包和雨傘，胸袋上是一

管鋼筆，一把牙刷。腰帶上掛着水罐，手電筒，和那用處無窮的羊肚手巾；白天可以用它來擦臉擦汗，晚上烤乾了便是枕墊，大風雪天由下巴往上一兜，扣上帽子便是護耳的圍巾。他們沒有固定的辦公時間，在土地改革中，他們甚而沒有固定的床鋪。他們專挑貧苦的農民家去住。在評產分田時，很多人整整四個晝夜沒有閉眼。他們的兩餐都是粗米飯和一盆沒油水的蘿蔔辣椒。他們工作得緊張，生活得愉快，彼此之間很少用『我們』——用的都是『咱們』。

他們——新老幹部都很少到過北京，見過毛主席的。他們熱切地想念毛主席，嚮往北京。祇要圍着炭盆，聽一個北京來人說說北京，他們就好像吃了一頓豪華酒席——祇是他們永遠吃不飽。他們什麼都有興趣。天安門廣場『到底』有多麼寬，毛主席『會不會』太累了。晚上一不開會，他們就要『夢遊』北京，因為連老幹部也是在西南沒完全解放就南下了的。

這樣概括地寫，我腦子裏其實是浮現着一系列的真人真事。那些人和事，一路上都使我感動，使我羞愧，使我迫切要求自己努力好好做一個人民的勤務員。

總的實現

土地改革有如一場捉妖：那妖便是壓迫了中國人民幾千年的封建勢力。在土地改革

中，我們首先看見妖精現露原形。農民在鬥爭會上的訴苦，有如一面面照妖鏡，把封建地主階級那些『風雅』『慈善』的外衣剝個光光淨淨，使它顯出殘酷、貪婪、卑污的原形；一個地主爲了幾塊光光的債務，竟逼得農民鬻妻賣子，把農民綁到祠堂裏踩槓子；有的還勾結土匪或僞保長，動手屠殺。屋場——湖南農村的自然單位，多半是一姓或兩姓人家聚居的，土地改革以前，是一座座根深蒂固的封建統治的堡壘。在那裏，地主階級通過上溯幾十代的宗祠，通過五花八門的迷信會門，對貧苦農民施以殘酷而嚴密的統治。

接着是降妖了！有血債，羣衆特別痛恨的地主，在公審大會以後，當場槍斃了。剝削搾取的，要他盡其所能地吐了出來。橫行霸道，囂張了幾千年，靠吃人肉，吮人血來生活的妖精——地主階級，在土地改革中使盡了方法來逃脫，最後還是被正義的農民鎮壓住了。當一個惡霸地主正法時，農民是怎樣快樂得如同從心尖上拔下一道刺一般！

在土地改革中，人民民主專政的道理是異常清楚地擺在眼前了，一點也不模糊。整個土地改革過程是生動有力地說明了：爲什麼要革命，爲誰革命，革誰的命。昨天和今天，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昨天欺負人的，今天被看管了；昨天被人在脖子上騎着的，今天當了家。多年的剝削和壓迫在農民臉上劃出了痛苦的皺紋，在土地改革中，那些皺紋硬是被快樂的心情豐潤起來，因爲昨天在農村中最不被人看得起的貧雇農，今天硬是腰板挺硬，組織最堅強，說話最有力量的領導階級了。

對於佔全國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今天是『民主』，因爲今天有了自己的政府；一向

爲非做歹，靠逼死活人吃飯的地主階級，今天『政專』的對象。這是毫不含糊的現實。掌握了這總的現實，許多平時對土地改革的一些瑣碎疑問都迎刃而解了。新的地主階級是絕不可能出現的。土地改革這場既廣泛又深入的暴風驟雨過去後，農村中連三尺童子也都知道『封建剝削』與『不勞動』是不可恕的罪惡了。江南多邊形的稻田特別雄辯地說明爲什麼祇有將來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農業生產才能大規模現代化起來。土地改革中間和土地改革以後種種互助組織的提倡，已經爲更偉大的明天打下結實的基礎了。

分 金 爐

參加土地改革是革命經驗最集中的學習，因爲土地改革是革命真理反對封建鬥爭中最公貌的體現。

做爲一個由點到面，波浪式推進的運動，它是最精確周密，由量變達到質變的組織工作。土地改革要求高度的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在這翻天覆地的偉大運動中，每個步驟都必須從實際出發。從始至終，貫徹着羣衆路線。掌握這樣複雜、尖銳、重大的羣衆運動，一面得放手羣衆，一面又得隨時防止可能的偏向；一面應適當地滿足農民眼前的經濟要求，一面又得照顧農民長遠的政治利益。

土地改革尤其是鍛鍊階級立場的分金爐。

參加完一場土地改革，我才明白是到了一趟反封建的前綫，打了一場激烈的思想仗。真正身臨戰場，才明白『凌空觀戰』的不可能，才明白爲什麼不應該容許一個不辨敵我，槍口掉掉去掉的兵混在隊伍裏。才明白爲什麼善與惡，正如愛與恨，不可能是超階級的。

一個貧雇農成份的女民兵聽說村中有個地主逃跑了，她馬上提起梭標，堅持當晚去搜捕。她約上了兩個夥伴便出發了。大雪天，山路都蓋住了。腳下一雙草鞋走破了，她索性赤了腳追。終於，在一家客棧裏找到了，她一個人首先進去，地主最初認爲她一個女流之輩，不大在意，等看到門外還站着兩個，想跳後窗戶，她一把勒住了他的脖領。地主情急咬住她的胳膊——而且血淋淋咬下一口肉來。但她一面喊外面巡風的快進來，一面還是死勒住不放，結果，三個人還是把地主綁起押回村去了。

看見貧雇農對地主鬥爭的堅決，我就更堅信與農民階級聯盟的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當然的領導權了。

拔反動派的老根

出發以前，我對於目前國內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與抗美援朝的關係，思想上是非常狹窄而且模糊的，一心祇想訪問志願軍的家屬，並認爲祇有像湖南農村婦女爲志願軍繡的慰問袋，或是一個農民將淪陷期間日本鬼子丟下的一隻望遠鏡捐獻給朝鮮人民軍一類

的故事纔算聯系了抗美援朝。追起根來，這還是因爲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和殘餘的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在作祟。

但是在翻身大會那天，看到農民拍手跳腳，千年鐵樹開了花那樣地喜歡——尤其燒地契的時候，農民活像燒了幾代以來的賣身契那樣痛快；看到堤壩上民兵大會，參軍大會上，農民對於建設祖國，保衛祖國的堅決，我明白整個土地改革運動與抗美援朝是血肉相結的。兩者是同一場戰爭，——打的都是反革命勢力。

幾千年來，地主階級殘酷地統治、剝削、壓迫了農民，以『仕紳代表會』爲基礎的偽保甲制度更是地主階級與蔣介石匪幫二十多年來狼狽爲奸，聯合統治的血腥機構；蔣匪保地主的鏢，給他剝削和壓迫的自由，地主替蔣匪抽丁抽稅。淪陷期間，土地改革之前，有些地主會偷偷把地契拿到照像館去拍照留底，甕口鄉有一個地主更想入非非，竟一面假造賣契，把田做爲『賣』給佃戶，一面又強迫那個佃戶寫一字據，言明『蔣介石回來後，田歸原主』。解放以來，特別當美帝國主義在仁川登陸時，地主階級造了許多謠，說原子彈掉在東北了，一顆炸死了十九萬人；說蔣介石到了漢口；說第三次大戰就要爆發。從地主在解放後的活動及言談來看，它和龜縮在台灣的匪幫，坐鎮東京的麥魔，以及白宮裏的強盜頭子，都是一個鼻孔出氣。如果伸到朝鮮正被中朝人民武裝殲滅中的美帝國主義是蛇頭，那麼，大陸上正被消滅着的地主階級便是蛇尾。目前，我們是在掐頭去尾，拔掉反動派的老根，使它永遠沒有了內應。還有比這個與抗美援朝關係更

深切的事嗎？

同時，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對於廣大中國的一草一木都熟悉的農民，覺悟起來了，組織起來了，武裝起來了。千鈞的重量已經從他們脊背上搬下來了。幾輩子沒有過田耕，沒有房子住的，如今，有了田地，有了房子和農具。他們粉碎了幾千年封建的鎖鏈，由奴隸而成爲主人了。這事實，使我們的祖國大大改觀了。

幾千年來，廣大的中國農民與政權是對立的，今天，農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幾千年來，農民與其所耕種的田地是分了家的。豐年，土地把他們的肚皮勉強填個半飽；歉年，爲了地主逼租，土地反會成爲他們的魔難。土地改革後，土地還了老家，誰種誰收了。農民和土地幾千年來第一次打成了一片。

當每個縣、每鄉、每村、每個屋場的農民都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時，我們的祖國變成銅牆鐵壁了。組織起來的農民，在十五天內，把堤修得比國民黨十年修得還高，還寬，還紮實。爲了阻遏反動勢力的泛濫，在建築保衛世界和平的偉大堤壩上，他們必將表現更驚人的奇蹟。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人民日報』】

戰鬥中的湖南農民

李俊龍

湖南農民在戰鬥中。這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後湖南農民更偉大更廣闊的反封建的歷史鬥爭。經過了二十三年的長久歲月，受盡了蔣介石何健等反動派統治的長期壓榨，湖南農民終於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人民坐天下』的新時代，以更雄壯更堅實更廣闊的陣容，向地主階級展開了翻身的鬥爭。這一戰鬥的場面是極其偉大的，戰鬥的過程是極其曲折的，戰鬥的部署也是極其複雜的。現在正是由序幕戰進入全面戰鬥的開始階段。我曾經在戰場的一角做個新兵，又曾經得到機會去看過幾個戰場。在這裡，想把一些實際見聞，先試作一個輪廓的介紹。

一 戰 場

談起湖南的農村革命，就要想到一九二七年湖南農民的偉大戰鬥。凡是讀過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所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人，沒有不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的。

這部不朽的偉大著作，直至今天仍然是農民革命鬥爭的經典。湖南農民永遠以毛主席親自領導過的農民革命運動自豪。尤其當年毛主席到過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縣，更是流傳着許多民間故事。他們對於人民領袖有着真摯的愛戴和堅強的信仰，就是在最黑暗的年月，也沒有失掉信心。不少的人還保存了當年的寶貴文件書刊，解放後從泥土中挖出，作為最光輝的紀念物陳列着。但這是就革命的優良傳統方面說。至於革命的組織，在大革命失敗後受到嚴重的摧殘。反動派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馬日）事變後的血腥統治，給湖南人民革命元氣以極殘酷的打擊。在『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漏殺一個』的瘋狂的屠夫政策下，湖南農村的革命組織幾乎全被破壞，只有極少數的堅貞分子在艱苦地支撐着。就是在這樣的革命傳統最強和反動摧殘最大的環境，湖南的中共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在中央和中南的土地改革總部署的原則下，來佈置湖南土地改革的戰場。

湖南全省七十七個縣，人口三千萬。今年進行土地改革的三十三個縣，人口約二千萬，論地區搞土改的佔全省面積百分之四十強，論人口約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由於解放後湖南人民在人民政府領導下經過一系列的革命鬥爭，這次的土地改革運動是在這樣的局面下鋪開的：從前年的借糧、支前、秋徵，去年春天的減租、退押、度荒、救災，去年夏天的抗旱、救災、搶險，以至去年的秋徵，這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一個極為艱巨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過程。尤其去年春天地主階級和反動派利用春荒組織暴動搶糧，是